玉函山房輯佚書

日耕帖卷十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書四

泰誓孔傳大會以誓衆正義引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誥肅解彼僞文故說謬耳又引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案史記周本紀武王乃作大誓孟子國語並引作太誓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顧氏在衛包前以

晁氏為失考不知孔傳大會以大為訓與顧彪疏引太子太宰明是太字之證衛包改經因並注疏改之耳王安石新經義以泰為否泰之泰紂時謂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穿鑿為言非經意也經典釋文序錄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為二十九正義案史記及漢書儒林傳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

元譽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區別分析之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翰案今大傳中亦載有太誓而與今書之泰誓不同蓋伏生及見本書之文撮記傳中及武帝時泰誓出民間故史記周本紀漢書郊祀志平當傳劉

向說苑劉歆三統歷諸書往往稱引而馬鄭復注而行之而今之泰誓三篇則魏晉閒人之僞撰蔡傳雖指漢儒所引爲僞而復云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例非盡出於一人之口又引吳氏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蓋有不能盡信之意者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孫氏星衍古今文尚書注疏並輯諸書所引泰誓爲一篇校錄於此

惟九年四月 孫氏曰此據周本紀云九年無四月二字大傳引書曰唯四月無九年二字

太子發上祭于畢至于盟津之上 此據大傳引書曰孟于辭[illegible]篇

趙氏引書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此據周本紀文大傳司徒在前誤藝文類聚卷十六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六引尚書皆作司馬司徒司空同周本紀齊聚

允哉此據周本紀文大傳無齊栗史記作信哉蓋允字之訛經當作允大傳今本作允允者形近允之誤也翰案呂氏春秋貴信引周書允哉允哉高誘注周書逸書即太誓逸文允哉二字似當從

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予小子予

受先公此據大傳引書文史記節之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

先祖之遺此據大傳引書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引大傳必力作致力于作明于遂

與師此據周本紀文齊太公世家作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

旄以誓號曰蒼兕蒼兕自師尚父至蒼兕大傳無文周本紀但作師尚父號

曰此據齊太公世家索隱云此文上下並今文泰誓總爾衆庶與爾舟檝後

至者斬此據周本紀及齊世家索隱曰此文今文泰誓大傳脫之太子發升于

舟此據大傳引書文周本紀作武王渡河改說其文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

王跪取出涘以燎此據大傳引書又據藝文類聚卷十六引尚書作王跪取出涘

以燎增王字羣公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此據大傳及楚

辭注既渡此據周本紀至于五日此據詩思文正義引太誓至于五日有火自上

復于下云云周本紀省此四字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

烏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此經有火自上復于王屋至其

聲魄據本紀文較大傳詳恐大傳有脫字也五至以穀俱來詩思文正義引泰誓在其聲魄之下周

本紀及大傳俱無此語 武王喜諸大夫皆賀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此據大傳引書文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亦引尚書傳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引書曰周公曰復哉復哉壯師古曰亦見今文泰誓已上周本紀省文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諸於王王動色變 此據周禮太祝疏引今文泰誓周本紀省其文大傳亦無遂檀弓正義亦引尚書泰誓其流爲烏王動色變 至盟津 此據齊太公世家有此四字周本紀省其文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故知省有此字 四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同時不謀同辭 此據書正義引書序所稱泰誓史記周本紀齊太公世家俱以不期而會省其文 皆曰帝紂可伐矣 此據周本紀又文選幽通賦曹注外周書曰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

矣多前字詩閟宮正義引作受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

師歸此據周本紀詩周宮正義引泰誓說十一年觀兵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代王日

爾未知天意未可伐巳上太誓上篇

惟丙午王逮師此據大傳及漢書律歷志

逮與正義引作還師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四引尚書大傳作建師皆逮字之誤前師乃

鼓付鼓譟師乃慆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此據大傳

及詩大明正義周禮大司馬注引前師句說文引師乃搯一句十一年十二月師

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此據周本紀詩大明正義引泰

誓曰咸曰孜孜無怠在格于上天下地之後無十一年十二月已下天將有立父母

民之有政有居此據詩譜序引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王有居詩鴻鴈

篡引天司馬在前將二句此據詩大明正義周公曰都懋哉予聞
古先哲王之格言此據周禮春官太祝疏正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此據漢書郊祀志刑法志平當傳後漢書注附
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
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據說苑臣術篇
太子拜手稽首春官太祝疏連予聞句自司馬在前至此孫氏本無之王氏鳴盛
尚書後案[illegible]補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此據周本紀文今殷王
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此據周本
紀文離逷其王父母此據周本紀文孫氏失載此句乃用其婦人之

言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信是使此據漢書谷永
傳引書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五行志谷永書云
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
周書泰誓辭也乃用其婦人之言句據補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
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此據周本紀文漢書禮樂志師古曰今文泰誓
之辭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
三此據周本紀
惟十有三年春釋文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
而輒改之集傳十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又
云案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

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
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
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輸案史
記周本紀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
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
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
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文王以伐不敢自專記載
最為分明書武王即位則元年也書文王緒業九
年謂文王受命為西伯得專征伐初無改元之說

也書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言武王自稱太子發言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亦無三年服畢之說自後出孔傳以文王受命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而說經始紕繆古太誓何嘗有此說也譙周古史考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說亦明晰後人誤合書序之十有一年爲泰誓之十有三年釋文斥其妄看序文而輒改之是已亦非書序誤也

同方度德同德度義林之奇全解左傳襄三十一年

晉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
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
與此同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全解據國語韋昭注以夢卜
休祥爲三復引中庸動乎四體夢也見乎蓍龜卜
也必有禎祥休祥也說有根據顧炎武日知錄伐
君大事而託之於夢其誰信之殆即呂氏識東齊
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者也左傳昭七年衞史
朝之言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是當時有此語

翰案呂氏春秋誠廉篇揚夢以說衆高誘注宣揚
武王滅殷之夢以喜衆民畢氏沅補注案事見周
書程寤篇今已亡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三載其
略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
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閒化爲松柏
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乃召發于明堂拜吉夢
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此其事也愚意恐是因
朕夢語傳會爲言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論語注言雖有管蔡爲

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百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兩解不同正可見既出書傳之僞託於孔也

日知錄云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翰案今書泰誓盡魏晉間人掇拾舊文而以已意補綴成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皆見國語周語引太誓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見孟子引太誓于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見禮記坊記引太誓此皆襲用原文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趙岐注謂逸書覽出泰誓攷之改為上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以天下為予義意迥別左傳成十年引太誓曰商兆人離周十人同此本語也今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此則還就用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一語
兩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舊注亦不言出書何篇今取而分之中間夾孟子
所引天視二語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
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今改爲取彼凶
殘我伐用張曰彼曰我不及舊文之渾呂氏春秋
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高
誘注周書周公所作今泰誓本之改爲撫我則后

虐我則讎不及舊文之含蓄墨子天志篇引大明云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僔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今改為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又非命篇引太誓去發云惡乎君子天有顯道則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天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多用頑謂相

協今改為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在中篇改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二句改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四句在下篇而又改厥德靡常九有以亡移於商書咸有一德篇中又墨子引太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今改為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皆不及舊文之古與其他襲用舊文罔百詩疏證指摘甚詳不具錄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孔傳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正義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斮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案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篇斮朝涉之足視其擗酈道元水經注淇水下老人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

於此淅腦而視髓此淅脛之所出也呂氏春秋過理篇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高誘注化育也視其胞裏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非紂不能聽故視其心欲知其何以不與人同也聖人心達性通紂性不仁心不通安於爲惡殺比干故孔子言其一竅通則比干不見殺也愚意紂謂聖人心有七竅孔子即用紂語作歎詞言觀人心之七竅是紂心之竅不通也使其一竅通則比干必不

見剖正與史協又呂覽古樂篇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高誘注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剖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王也斷材士之股他書無見錄之以廣異聞

史記周本紀載牧誓之文時甲子作二月甲子王上皆有武字逖作遠我友邦作我有國司徒上無御事二字盧作纑有言下無曰字今商王受作今殷王紂婦言作婦人言昏棄厥祀肆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作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

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惟作乃維是使下無
是以爲大夫卿士句宄作軌商邑作商國恭作共
不愆趙作不過六步上無于字勗皆作勉如虎如
貔如熊如羆作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弗逆克奔作
不禦克犇躬作身

說文犬部狟犬行也从犬亘聲引書尚狟狟案淮南
子齊俗訓狟狢得埵防弗去而緣高誘注狟狟豚
埵水埒防隄也狟音桓集韻平聲二十二元貆狟
貉類或从犬二十六桓狟字引說文犬行也與廣

士嫏嬛館補校

韻並兩收之韻會猶字附見貆字注止訓貉類遺
犬行之訓非是洪武正韻竟收狟刪貆専訓貉類
其失尤甚矣
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敕離切案
史記如虎如羆如豺如離集解徐廣曰離與螭同
蓋今文作離而歐陽經又作螭也
那迓克奔以役西土孔傳迓訓迎擊役所使用釋文
迓馬作禦禦也役馬云爲也爲于僞反正義王肅
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

者無逰之亦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
我西土王肅說本季長而云顛御爲禦是王肅本
迓作御也
集傳以武成篇次錯亂據劉氏王氏程子改正次序
別爲今考定武成一篇歸有光又考定武成篇脈
絡貫通覩前尤精密案尚書大傳有武成篇記武
王問太公召公周公之言盧氏見曾云此伏生載
武王伐殷識其政事非今所有武成
顔師古匡謬正俗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嘼孔

安國注云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徐仙音與爲始售反徐邈字仙民此云徐仙師古避唐太宗諱故去民字案武成篇當云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又許氏說文解字云嘼犍也字林嘼音火又反獸字从嘼从犬斯則六畜之字本自作嘼於後始借畜字爲嘼耳且嘼獸類屬不同與者人之所養獸者山澤所育故爾雅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較然可知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可

言歸獸所歸放者係是馬牛皆依舊字本首頭之
不得以舊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借即呼為獸
因學紀聞亦以師古說為是集傳作歸獸似失古
義翰粲陶濩禹碑鳥獸之門亦以獸為獸則二字
古實通用也
漢書律歷志引周書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
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王義劉歆作三統
歷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又
云唯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

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漢班志盡本劉歆歆與父向典校秘書及見古文故引之也說文月部霸古文作𩇯月始生魄然也今作魄者從隸寫詩稱推度災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就穴鼻始未均注穴決也決鼻兎也魏了翁讀書雜抄月三日則成魄朱氏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之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皆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

王充論衡語增篇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

赤地千里又引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

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引書及孟子

並作浮杵又有赤地千里句似用今文尚書孟

子亦改之也今孟子作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今書

作血流漂杵正義以杵爲舂器邱光庭兼明書孔

安國曰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漂杵不近

人情今以杵當爲杆字之誤也案詩云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左傳郤至舉此云公侯之所以扞城其

民也則是古人讀干爲扞扞一名楯漢書云血流漂櫓櫓卽扞俗呼爲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翰案邸氏說於情事爲近但云體輕可漂則猶解漂爲浮考釋文漂有亡妙數妙二反當讀如史記淮陰侯傳竟漂數十日之漂言血流灑於櫓閒迸激斑點如水中擊絮者然

呂氏春秋慎大覽武王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

臺之財以示民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賑窮困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爲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然後濟於河此反商政政由舊之實證可與論語謹權量二節參通

史記周本紀命閎天封比干之墓張守節正義封謂益其土及畿壟界括地志云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北十里二百五十步嘯堂集古錄有比干銅盤銘日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於是焉保此或

封墓將之遺器歟

皇甫謐帝王世紀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殷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强見惡不慾見善不喜顔色相副是以知之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史記樂毅傳燕王遺樂閒書曰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此商容之事實可考者也

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楊倞注表
旌旗之商書大傳表商容之閭商民曰王之於賢
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存者乎史記周本紀命畢
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又留侯世家武王入
殷表商容之閭索隱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呂
氏春秋愼大覽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愼大覽
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高誘注一
謂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也一謂殷之賢
人老子師也故表異其閭此以老子師當擬爲商

容時代不合其言表閭與論書合今書作式商容閭正義集傳並訓為式與表字義少別要皆以商容為殷賢人也禮記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康成注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以容為禮樂其說甚異兩山墨譚世說商容者商之賢人也以其知禮故今世太常禮樂之司謂之容臺蓋因商容而立稱也予讀淮南子言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是致君臣不親骨肉疏忌植社槁而壇裂

容臺震而掩　選注謂容臺者行禮容之臺言桀不能行禮故天震動而敗之是夏之時已有所謂容臺矣其謂治於商容者臆說也翰案世俗之誤承鄭之注禮而鄭氏之誤則以夏有容臺行禮容因以商容為商之禮樂也

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　水經注引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受辛於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即鹿臺之異名也

孟子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謂尚書逸篇之文今書武成作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諸句與孟子殊異又詩鹿鳴毛萇傳引書曰篚厥元黃正義今禹貢止有厥篚元纁之文而鄭注禹貢引肖征曰篚厥元黃則此所引亦爲肖征文鄭謂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翰案漢書杜林傳林傳古文尚書林

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解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鄭注古文篇目雖仍今文三十九篇之目其他古文佚篇必及見之如引伊訓及胤征皆眞古文自與晚出之書不同若張霸百兩篇在漢時未久即廢鄭何故引用之也

洪範今文尚書作鴻範漢書五行志禹治鴻水錫洛書法而陳之鴻範是也史記宋微子世家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大道箕子以鴻範陳之東坡書傳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

是道舜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案尙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大傳之言如此然則武王以公天下之心繼商後而封商賢箕子亦諒聖心之至公來朝於周不可謂非臣禮蘇說未甚協也又大傳有鴻範五行傳維

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
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
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
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
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云云又詳
紀六沴之禮案此當是夏代典故伏生得而傳之
夏侯始昌善推師法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劉向
父子各著論記漢儒醇如董仲舒其說公羊春秋
亦用伏氏家法京房易傳亦與傳說相表裏晉代

古文學盛而伏氏及三家浸微蔡季通作洪範數
而非漢儒舊法王安石之徒以天變不足畏乃反
譏伏生明災異爲蔽不亦過哉

史記宋微子世家載洪範全篇字句與今書有異而
序次與今書悉同宋余𤄫者嘗上言洪範諸疇皆
有衍文而四五紀獨無今詳庶徵疇內王省惟歲
以下乃五紀原文也蓋編簡錯出於此因請改正
以傳示學官爲臺諫排擊而止蘇東坡葉石林張
無垢洪容齋皆嘗有是說金履祥因從而改正之

王嫏嬛館補校

以王省惟歲以下至則以風雨次於五曰歷數之下斂時五福以下至其作汝用咎次於六曰弱之下明吳與陳暨本仁山所補定者剔出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一節仍屬五皇極去其附六極下惟辟作福二段次入曰貧之下以合於八政之疇詳爲論說具載兩山墨譚金陳二君用意良勤而不免勇於改經矣

惟天陰隲下民釋文陰默也馬云覆也隲之逸反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案呂氏春秋君守篇

引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
誘注陰陽升騭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
明之以仁義也與鄭說合此確爲漢人古訓
尚書大傳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
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是爲人用禮記月
令正義引異義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
土也肺金也腎水也漢書李尋傳五行以水爲本
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公
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

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又孔光傳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謂大中不立五行志引書亦作羞用五事師古注羞進也案漢書儒林傳大夏侯氏傳齊人周堪及魯國孔霸霸傳子光小夏侯氏傳平陵張山拊山拊授同縣李尋及鄭寬中三家佚說此其僅存者

洪範八曰師下有食曰生貨曰節祀曰微司空曰時

司徒曰德司寇曰愼賓曰禮師曰律生乃揚節乃裕教乃之時乃悅德乃化愼乃仁禮乃莊律乃有功五十二字孫承澤洪範集義以爲朝鮮本有此是箕子傳謂仁山金氏言之

尙書大傳鴻範云不叶于極不罹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作毋侮鰥寡太史公蓋參用今文也

無偏無陂釋文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案唐元宗以此句韻獨不叶因周易泰卦無平不陂詔改

無頗爲無陂陸氏在唐初則本作頗尙未改從陂
字何得云陂音秘舊本作頗乎知尙書釋文謂實
中改寘者定不少也又案呂氏春秋貴公篇引鴻
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宋
世家載鴻範亦作無頗義古音俄與頗正叶楚辭
離騷衍繼蹤而不頗王逸注引易無平不頗知古
易本亦不作陂也唐人妄改經文疏繆如此
漢書王嘉傳引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福作威亡
有玉食下多亡有二字楚元王傳劉向引詩臣之

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後漢書第五倫傳張衡傳衍奏傳戰國策高誘注引書並先威後福蓋今文尚書如此又漢書孔光傳引師說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此用小夏侯說若韓非子引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語意而以自行其文也

說文卜部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引書卟疑徐鍇繫

傳引尙書明用𠧩疑許用古文稽作𠧩也粲𠧩又

作乩杜佑通典西國用羊卜卜師謂之厮乩今卜

家扶乩本此俗譌作箕非也

周禮春官太卜鄭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

尅詩齊風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尙書以弟爲圛案

說文引商書曰圛與毛詩箋周禮注同下復云圛

升雲半有半無蓋用古文家說許從賈逵受古學

鄭從馬季長治尙書亦淵源於衞賈故依賈氏所

奏丁度集韻誤刪囚字以圛圛升雲爲一句半有

半無爲一句而容齋隨筆文獻通考諸書遂以當句讀逸句非也又案史記宋世家載鴻範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集解涕尙書作圛霧徐廣曰一曰溟曰被鄭元云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圛者色澤而光明霧者氣不釋鬱鬱冥冥光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史記鄭注皆參用今文也

曰貞曰悔說文卜部𠧪引書曰𠧪正義引鄭元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

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三人古則從二人之言孔傳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正義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白虎通蓍龜篇或云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然則三人占者舉士禮以上推之也

白虎通蓍龜篇引禮文則有疑無大字楚辭招魂汇

逸注引尚書曰決之蓍龜段氏撰異以決之蓍龜爲今文尚書當在金縢洪範等篇又云按此用尚書大傳大誥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也古多以傳系諸經者蔡王逸明言尚書此當是謀及卜筮之異文

子孫其逢吉孔傳逢訓爲遇釋文馬云逢大也案禮記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衣掖下寬大也亦訓逢爲大

後漢書荀爽傳五臣咸備各以其敘矣章懷太子注

蹝是也引史記云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是來備各以其敘也案今史記作五者來備而乂作治哲作智燠作奧則今本史記非鄭氏所見之舊本又律歷志安帝延光中尚書令忠上疏五是已備蓋本亦作是字李雲傳得其人則五氏來備案今文尚書作五是作體者是之轉注作氏者是之假借也

尚書大傳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荼厥罰恆與史

記宋微子世家漢書五行志何休公羊傳注論衡
寒溫篇並作舒荼舒亦荼也禮記玉藻諸侯荼注
讀如舒遲之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荼楊倞注荼
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荆荼是徵
索隱荼皆舒則古荼舒二字通用矣
庶草蕃廡說文林部橆字引商書庶草繁橆劉三吾
書傳會選古文蕃廡之廡但作無而有無之無但
作无與亡後人既以無爲有無之無故此經但以
广別之廡乃堂下周屋音同而義則非矣

魏了翁讀書雜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洪範注止言箕好風畢好雨月令正義乃謂鄭注洪範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尅土土爲妃當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西方金氣爲陰尅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當妃之所好故爲雨也又周禮疏引鄭注土十爲木八妻木八爲金九妻丹鉛總錄亦因前說而明之云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土工吏在壁西南蓋雷公電母雲將雨師與夫霹靂斧吏皆北方水府之精

而娵訾為天門故其神棲焉室不得而司之也
荀悅漢紀高后紀引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
寒有暑今本無下句蓋三家今文尚書多此四字
也
旅獒釋文引馬云獒作豪酋豪也正義引鄭云讀獒
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遣其
酋豪來獻於周案馬鄭傳古文學此言必有所受
乃孔氏以為不見古文妄為此說抑思晉代晚出
之書能加漢儒相承之義耶

左傳僖五年引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今書旅
獒改之爲人不易物惟德其物不及左氏之與
書序旅獒後次旅巢命李杞謙齋書解成湯放桀於
南巢巢人歸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
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興於
是巢始來朝錢時融堂書解夏桀保走三朡湯伐
之遂奔南巢南巢要險之地恃其險遠始不服而
今來朝故特命之二說未知何據然可以補史傳
之缺也

漢書梅福傳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案今尚書大傳周公死成王不葬於周而葬於畢示不敢臣也餘皆與佚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後漢書周

元和 婿 姬依穉校

皋傳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章懷太子注引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乃成王啓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此皆今文之說也史記蒙恬傳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爲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

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索隱不知出何書皆世家
亦與蒙恬傳同王充論衡感類篇引金縢云儒者
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之禮葬公
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
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又云古
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
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然則周公奔楚蓋古
文家說也特蒙恬傳以武王有疾爲成王則獨異
譙周古史考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

本末南軒書說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
辭則不無妄傳者郝敬尚書辨解讀金縢者但當
求聖人仁孝忠信之忱而不必存其事可謂卓識
矣此本鄭康成義正義載鄭答趙商曰君父疾病
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
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者著在尙
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
有定分非可代死自古不廢自有其人但不見爾
名還之論也

說文心部悆字引周書有疾不悆釋文豫本又作忬許用古文作悆忬與悆通古本作忬者是孔傳舊本史記魯世家王充論衡僞死篇司馬彪禮儀志並作不豫是今文作不豫也書序武王有疾釋文引馬本作有疾不豫馬氏參用今文今作豫者後因書序豫字因並改忬爲豫也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丕作負索隱引鄭元曰丕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蓋古讀如此釋文丕鄭音不正義亦云鄭元云丕讀爲不愛子

臣姚振館補校

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然則小司馬謂鄭注丕讀曰負者或鄭有兩訓歟

史記魯世家載金縢篇文不孫負子外與今皆字多異如我其爲王穆卜作繆卜公乃自以爲功作爲質植璧秉珪作戴璧惟爾元孫下作王發勤囲疾予仁若考作且巧乃元孫作王發茲攸俟作茲猷食下無能字誚公作訹公弁作朝服其新逆無新字皆用今文倘書也論衡卜筮篇乃洴是吉亦作

逕亦用今文

我之弗避釋文辟扶亦反說文引作辟云必亦反法

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正義引鄭元以爲武王

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

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

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

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傳

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爲東征非

也吳澄作董鼎輯錄纂注序論蔡傳云金縢弗避

鄭非孔是昭昭也既迷於自擇而與朱子詩傳文
集不相同然謂鴟鴞取卵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
及王室則又同於詩集而與上文避居東都之說
自相反案朱子亦謂當從鄭氏以辟爲避蔡氏用
鄭說頁是特說鴟鴞之詩不從毛鄭故前後牴牾
爾
禮記正義引鄭注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
明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
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避之居東都時

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族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公羊傳疏引五經異義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時年成王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劉

恕通鑑外紀引譙周五經然否論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返又杜佑通典引五經然否論云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及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按五經異義云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許氏譙氏說與鄭氏不同而可互考惟說成王即政之年似非案尚書大傳居攝

四年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鄭據四年封康叔成
王年十八召誥書序成王在豐經言王朝步自周
則至于豐至豐告廟則成王於是年即新政年實
十九鄭謂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明年成王即
政年二十二則誤解大傳七年致政之語致政者
致仕而歸非至是年始歸政於成王也
穆文懿馬本作懿猶億也案億當訓如左傳心億則
樂盍姑億吾鬼神之億猶云安也然頗費解馬本
既作懿必用古本不若如字訓爲美也謂歎公之

義較孔傳作憾訓恨解義長

新逆釋文馬本作親迎詩正義引鄭注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孔傳訓新逆爲改過自新遣使者迎與鄭合蔡傳用馬說

大誥王若曰禮正義引鄭注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以爲稱王命故稱王案鄭說非也信如其說則羣叔之流言非虛矣宜乎雍攻擊之也

猷大誥爾多邦釋文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正義鄭

王本猷在誥下段氏曰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起兵討賊莽依周書作大誥亦言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三王公列侯莽所依者今文尚書也然則古文今文並作誥猷不作猷誥也

陔餘叢考裴晉公詩願續延洪壽千春奉聖明毛奇齡引以證尚書大誥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謂孔傳以不少延洪爲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沈注尚書以少延句洪惟迪讀遂致天壤之閒無此二字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舉兵討王

琅嬛館補校

莽莽依周書作大誥其起語曰不弔天降喪於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仍洪惟連讀在漢已然毛氏謂創自九峯者亦非也翰案釋文馬讀弔少延爲句則知漢人固兩讀並用也又案漸莽作大誥襲取周書段氏撰異盡以今文推之弗遭悊云蓋今文尚書作遭弗以故訓字代之也熙下云已作熙師古曰疑辭此今文尚書也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云此即經之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也疑今文尚書作比予敬以于云翼莽作敬予遭天

攸云造莽作遵皆以爲今文尚書攸受休排莽作
所受休輔 按上文弼作輔柴亦作輔而弼與畢音
近今文尚書蓋作攸受休弼若祖宗適有效湯武
攸厥子民長其勸弗救云今文尚書友蓋作爻今
文家必云爻者效也效湯武也故莽用其說若穡
夫云莽傳作嗇夫有旨彊土云正義三云旨嗇皆
作旨大誥正作旨蓋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
又據後漢書肅宗紀注引尚書乃不肯堂矧肯構
按陳壽三國志用克構字蓋今文尚書作克也所

考皆精確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

尙書大傳引書曰民儀有十人班固北征頌民儀響
慕羣英影附亦用今文民儀二字也困學紀聞民
獻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
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翰案十人卽十
夫姓名不傳集傳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解作亂
臣十人周公亦在十亂之數豈應迹已數之似不
若闕疑爲是

篆文二百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臧氏琳以左傳較之見內有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錯於左傳中因爲正之分爲六段第一段自宰不至邺民爲大誥前半篇計七十字第二段自文侯至彘矢爲文侯之命前半篇又錯出末數句計二十九字第三段自今正至荒寧爲文侯之命篇首又錯出呂刑末數字計六十六字第四段自家耗至其百爲文侯之命篇計十八字第五段自宥姦

至不弔爲大誥篇一節計四十三字第六段自五
刑至今謂爲呂刑後半篇間有錯出者計六十九
字速覃文共二百九十五字載入經義雜記孫氏
星衍復校刊入平津館叢書中其大誥篇大保龜
寳作保學遂載蠢作蠢鼖大艱作囏以說文考之
蚰部蠢載古文引周書我有蠢于西土與石經蠢
字合殘珪斷璧彌足珍已
尙書大傳載微子之命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虛
見麥秀之蔪蔪禾黍之蝡蝡也曰此父母之國宗

廟社稷所在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近婦人推而廣之皆雅聲謂之麥秀歌曰麥秀蔪兮禾黍蠅蠅彼狡童兮不我好仇案此爲伏生述微子朝周事與今書微子之命不同而史記宋世家亦載此以爲箕子朝周事其詩云麥秀蔪蔪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亦與大傳文句小異蓋古文今文二家傳聞異辭也文選注引大傳作麥秀蔪蔪禾黍油油與今大傳文異或因史記而涉誤歟

書序微子之命下有歸禾嘉禾二篇俱佚尚書大傳有嘉禾當是佚篇之文中記越裳氏使請曰吾國之黃耇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作烈風淫雨劉勰文心雕龍烈淫義當而不奇別淮理違而新異則知元實所見本當不誤也

康誥孔傳康圻內國名正義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爲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元以康爲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

伎也與孔以康伯爲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爲國而
號謚不見耳案孔以康爲國確不可易鄭以康爲
謚康叔生康伯焉有父子同謚之理乎融堂書解
康圻內國叔封衛稱康從其始封而言也與微子
不稱宋同謝案康叔始食采於康故稱康叔猶周
公食采於周故稱周公也後乃封衛封爵耳康叔
之衛成王乃以始封之康命叔之子挌之故康叔
子號康伯也微子微仲正其例若汲冢書解克殷
解言武王即位於社南衛叔封傳禮史記周本紀

亦言衛康叔封則在武王時稱衛者追敘之詞也
胡士行尚書詳解康誥言刑罰按左傳周克商蘇忿生為司寇故立政言司寇蘇公又定四年傳康叔為司寇則繼蘇者叔也篇中曰外事外庶子外正皆就所封之衛言曰內事卽王朝司寇職也然經言往盡乃心汝往哉並無留朝掌刑之意則繼蘇或與日事非封衛將事也爾案殷民頑梗故篇中詳言慎罰之事惟康叔能勿替敬典故蘇公之國乃使康叔替之歟祇能對甚公之言命以康誥

而封於殷墟是一事後又言周公爲大宰康叔爲
司寇是一事本自分明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東坡書傳此洛誥之文當
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蔡傳從之因以王爲武王
謂舊說周公以成王命命康叔者非是時瀾皆修
呂氏書說不遷者爲餘民復命康叔訓導之遷洛
者告以多士多方不遷洛者命以康誥酒誥篇首

四十八字非洛誥脫簡也說最精當辯案左傳定四年祝鮀說康叔封衛事云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語康叔時無洛邑何言東都東蒐乎特孔傳說謂成王命康叔因說朕其弟云王使我命其弟封而以寡兄爲寡有之兄近師蘇適所以來蘇蔡之疑也案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說周公攝政最詳孔釋惟三月爲周

公攝政之七年年數與大傳不合而其爲攝政時事則可信夫周公攝政以武王崩成王年幼未可卽政故攝之攝政者攝武王之政也成王未立則王號仍宜屬之武王此篇乃周公攝政稱武王命以誥康叔故有朕弟寡兄之語如此說則孔蔡兩傳皆可通矣

孟侯孔傳孟長也五侯之長爲方伯使康叔爲之正義引略說太子年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旣體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以

爲不可信案伏生爲秦博士及見周之典禮此說必非杜撰蓋成王未立太子也成王當立則嗣君也周公稱武王命首呼成王爲孟侯在成王則猶在臣列得事親之禮在周公則不敢自專得尊君之義太子十八稱孟侯當由是諸爲周制古說未可厚非也若大傳所載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竇高高然而上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之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抑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三子以實對公子曰君子哉商子也說梓材篇義以梓者爲子道又康叔與伯禽並舉玩其文義似以康叔爲周公之子蓋由以王爲成王而與朕弟語必不可通遂輾轉附會而成誤此則今文家之駁說不可信矣

望嫏嬛館補校

荀子本闕篇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與今書
文異
左傳僖三十二年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
弟不共不相及也蓋括用書語蔡元度云先責子
之不孝然後責父之不慈先責弟之不恭然後責
兄之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
之罪即此意也
劉向說苑君道篇引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敬慎恭
已而虞內自平故書曰文王之敬忌

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揚子法言酒誥之篇俄空焉胡朏明謂此自雄較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僅脫一簡不同案揚與劉同時而差後其云俄空亦指脫簡而言胡氏說非也尚書大傳酒誥有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書無此句其即脫簡之文歟

尚書大傳引書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後漢書和帝紀詔曰朕寤寐恫矜章懷太子注引書恫矜乃身皆用今文漢書武五子傳母相爲逸段氏玉

裁云疑即康誥毋康好逸豫之異文

潛夫論述赦篇引書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又引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之二句與漢書宣帝紀風俗通義皇霸篇引書同皆今文也

史漸云酒誥作於商俗淫酒之時至後賓筵諸詩作自衛武能世守其訓者矣

酒誥王若曰釋文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

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君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衞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正義引鄭元云成王所言成王之道則鄭本亦作成王當是魏晉間人因季長說而刪之也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南軒書說酒之為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

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者乃併天之降命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菇果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奢極欲釋氏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則去人欲所謂天理者照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塞之

以土不知土既空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能澄其
泥沙而水之淸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朱子謂是
解千百年儒者所不及
白虎通商賈篇尙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
行乎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用字上
屬爲句孝養二字作欽又僞篇引尙書侯甸任衞
國伯邦作國皆今文尙書然也
舊讀肸惟若疇圻父爲句薄違農父爲句若保宏父
爲句定辟爲句孔傳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

迫迴萬民之司徒乎又云宏父司空皆順安之又云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王安石新經義以違保辟絶句朱子以爲曾出諸儒之表集傳解從介甫所讀林之奇全解先儒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三者唯圻父見之於詩詩曰圻父予王之爪牙圻父帥爪牙之士則其爲司馬可知也集傳用林氏說釋文疇本亦作壽詩釋文若𠷎此古疇字本亦作壽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作壽然則作壽者馬鄭本也

東坡書傳亦云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說甚圓活然不如張震尚書小傳云此告者之辭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當思之是商之諸臣化紂爲淫酒者而可遽殺之乎亦姑敎之而已若不敎而使陷於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爲勸哉

困學紀聞取之以爲此說得忠厚之道說文手部

抲撝也从手可聲引周書盡執抲然則古文本作

抲傳寫訛爲拘耳

論衡效力篇引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段氏玉裁曰按今文尚書之乖異如此律與亂雙聲且古文亂作𤔔相似而敗字則古有今無賢與臤則形略相似孫氏星衍曰此今文誤以戕爲彊以宥爲有者

至于屬婦說文引周書作㛒婦云㛒婦人姙身也从
女𧙛聲此古文家說可證晚出孔傳訓屬爲存恤
之非古義矣釋文屬音蜀云妾之事妻也可備一
解
司馬光類篇斁塗也引書斁丹雘賈昌朝羣經音辨
斁塗也引書斁塈茨二書據今文作斁說文雘字
引周書㱿丹雘據古文作㱿皆與注疏本作塗不
同
釋文雘馬云善丹也與孔傳塗以漆丹以朱皆以丹

朱色正義鄭元引山海經云青邱之山多有青䨼則鄭以䨼爲青色也案以䨼爲朱色與丹稪鄭說是也後人用丹青即丹䨼之義

皇天既付中國民釋文付如字馬本作附蓋訓臣附之義也孔傳於先王肆斷何朱子云俗讀句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是一句蔡傳因以先王斷句肆字屬下讀